

通

義

堂

文

集

通義堂文集卷二

儀徵劉毓崧著

吳興劉承幹校

方氏易學五書序

周易未遭秦火昔人以爲完書然當西漢初年已失說卦三篇迨宣帝時始獲於河內可讀者僅得一篇而餘則錯亂難識故其言卦變互體也僅略見於前三章學者旣以語焉不詳爲憾而其言易象也自四章以下亦祇二百餘則而卦彖爻辭之取象者多未備焉所幸古人傳經大抵皆以口授雖失其簡策而誦習者尙能追

憶其詞故說卦所無者半存於各家注中此真周以前之微言大義而兩漢經師相與抱殘守缺以延其緒於欲絕者也自王韓之清談盛而漢易漸衰及陳邵之臆說興而漢易幾廢於是隨聲附和者反斥易象爲穿鑿而鄙卦變互體爲支離甚至疑說卦非孔子所作而其中之遺文脫簡更罕有念及者矣吾邑方端齋先生篤志研經邃於易學其求之甚勤其習之最久深造乎漢易之堂奧而不囿乎漢易之藩籬所著易學五書於易象則博攷其名於互體卦變則廣徵其例凡說卦所有者則援據以證之說卦所無者則綴緝以補之由是說

卦之傳散佚於二千載之前者一旦儼然復聚而其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復爲之次第推闡不啻昭然發矇較諸集逸書逸詩逸禮者其事更難而其績尤鉅非好學深思實事求是者其孰能與於斯乎毓崧不敏於易本非專家而先生願折節忘年引爲同志每有撰述必預討論乃庚子之冬五書稿本甫定而先生遽歸道山疾革時拳拳以序文見託誼何忍辭頃因汪孟慈先生出貲刊刻屬爲校訂爰備舉著述之大旨以踐前諾後之人紬繹此書識其義例之所在由是以進求諸全易必有融會貫通卓然自成一家之學者是則先生之所

深望也夫

方氏易學五書後序

方氏易學五書劄劂告成余既爲之作序客有詰余者曰此書不過墨守家法未能以己意發明而吾子所製弁言曲爲稱頌得無貽溢美之誚乎余應之曰唯唯否否不然君子之著書期於實有裨益而人已之見無庸存於其閒是故紹述前修者卽得舉一反三之要而非必特創其說以相矜嘉惠後學者可傳事半功倍之方而非必獨據其名以自炫竊嘗揚榘論之八卦取象其理近於六書而互體卦變其理近於九數蓋象有專屬

一卦者猶字之分部弗容混也象有兼屬他卦者猶音之合韻可相通也互體錯綜而不雜者猶算之句股弦矢其法有一定也卦變引申而不紊者猶數之正負和較其用本無窮也言小學者別音均於表繫諸聲於譜而六書之旨昭焉言算學者推之爲演段繹之爲細草而九數之奧顯焉言易學者比類以求其象循序以畫其圖而八卦之理著焉其道一而已矣崑山顧氏葵源江氏始言古韻至高郵王氏之書成而古韻如未亡焉吳江王氏宣城梅氏始講中法至嘉定錢氏之書行而中法如未墜焉蕭山毛氏元和惠氏始重說卦至儀徵

方氏之書出而說卦如未闕焉其功一而已矣使謂服膺說卦者爲限於墨守則是古韻不必求中法不必考演段細草不必輯音均表諧聲譜不必編也使謂究心圖象者爲拘於家法則是字之分部可略音之合韻可刪算之句股弦矢可捐數之正負和較可廢也而豈其然哉觀於方氏自序五篇未嘗立異求新而實已探賸索隱驟閱之一若平淡無奇而熟玩之始覺淵微難罄其簡明易曉也雖庸愚淺學者亦可悟成法於規矩之中其精確不磨也雖聰穎特達者莫能出新意於範圍之外此固用已意發明上以拾大傳之遺下以解小儒

之惑而苦心孤詣殷然於繼往開來洵足遠軼陸氏之
釋文而追蹤李氏之集解世有沈潛易義者當不以余
爲阿私所好而河漢斯言也客釋然無疑逡巡而退因
紀其問答之語以爲後序

郭生子貞周易漢讀考序

自來通經者以大義爲重說經者以小學爲先漢儒所
以必精小學正欲其明大義耳未施小學之功而遽言
大義已得則不知途徑安識門庭但誇小學之業而不
尋大義所歸則僅守藩籬弗窺堂奧蓋不明大義則難
溯微言古之人固以小學爲始基而非以小學爲止境

沈潛於經學者所當由訓詁聲音文字而進求大義之
通况易冠羣經其大義貫徹天人尤儒者當務之急哉
蘄水郭生子貞從游有年於余言最爲篤信頃以所輯
周易漢讀考乞余裁定余考尙書大傳有云十有三年
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
焉踐大義焉太師取大學之賢者登之天子鄭司農注
云古者適子恆代父而仕也生年正弱冠行將筮仕服
官所學者不係乎空言而係乎實踐此書之作固欲循
治經之途徑得漢易之門庭而余所望於生則更在不
囿小學之藩籬漸登漢儒之堂奧誠以漢學可貴在乎

大義之克明漢儒可尊在乎大義之克踐是故西漢朱
槐里深於孟氏易有折角之能其壓五鹿而服之者實
由於勁直之鋒足奪阿諛之魄東漢戴侍中深於京氏
易有奪席之譽其駕諸儒而上之者實由於譽諤之氣
足愧緘默之流卽以此書所載者言之其中精如鄭荀
博如虞陸固遠勝於王肅之依託王弼之空疎而究之
鄭荀虞陸諸君其聲望迥超乎肅弼者蓋以立身行道
有合於大易之微言故處則爲名儒出則爲良佐斷非
肅弼之矯誣輕薄所可躋攀信乎讀易者重心得尤重
躬行而非徒恃口耳之學也昔吾鄉李彥平刪補房氏

周易義海有存古之功其所作識字說曰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如孔光張禹非不讀書但不識字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識者歎其垂戒深切以爲名言尤欽其去就超然在乾道閒名列四賢之首可謂不負所學克踐斯言生今者志在本經術以修己治人盍卽就漢讀之異同涵泳其大義觀於需讀爲秀戒其躁進可以明待時而動之義焉榮讀爲營戒其貪祿可以明抱道自重之義焉矢得讀爲失得戒其附麗可以明安命不惑之義焉一握讀爲一屋戒其詭隨可以明特立不懼之義焉由是觸類引申顧名思

蕤庶幾乎讀書識字之能事無愧於彥平之所言矣况
當日與彥平同時湛深經術者以胡邦衡爲最顯邦衡
所著有易傳拾遺春秋集善其經學得自蕭子荆之傳
子荆嘗戒邦衡曰學不可辱毋禍吾春秋乃佳厥後邦
衡讜論匡時風裁卓立真能以周易首乾之義發春秋
尊王之微論者稱其師弟之於春秋非徒以口講耳受
余於子荆所學雖有志未遑然生旣篤信余言安得不
以邦衡相勉異日者出而從政無負初心宗董子之正
言而鄙孫宏之曲學推賈生之篤論而懲貢禹之巧言
旣慕漢儒研經復效漢儒飭行不獨學期心得由大義

以溯微言抑且事尙躬行由明體以求達用則此書之輯正可策勵身心安見玩辭觀象之勤非卽進德修業之助也哉

書易緯通卦驗鄭注後上篇

鄭康成以碩學真儒留心藝術百家之說盡能貫通而

醫理最爲深邃周禮天官注中或論養身之指傷醫注云以類

相養也酸木味木根立地中似骨辛金味金之纏合異

物似筋鹹木味水之流行地中似脈苦火味火出入無

形似氣甘土味土含載四者似或論療疾之宜疾醫注云病由

肉凡諸滑物通利往來似竅或論製藥之方傷醫注云

氣勝負而生肺氣熱心氣次或論製藥之方今醫方有

之肝氣涼脾氣溫腎氣寒或論製藥之方今醫方有

五毒之藥作之合黃堊置石膽丹砂雄黃礬石慈或論

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其煙上著以雞羽掃取之或論

醫家之別

疾醫注云其治合之齊則存乎神農子儀之術者察其盈虛休王吉凶可知審用此者莫

若扁鵲倉公脉之大候要在陽明寸口能專是者其唯秦和乎岐伯榆枏則兼彼數術者莫不極其

精核而易緯通卦驗注於脉候部分言之尤詳

注云脉

起於手大指內側足少陰注云脉起於足上繫手太陽注云脉起於手小指端上頤下目內足太陽注云脉起

於足小指端凡傳寫之譌一一加以訂正有足少陽當

作足少陰者

立春當至不至則人足少陽脉虛多病瘵未當至而至則人足少陽脉盛人多病

粟疾瘵注云瘵瘵寒亦病此當與火同為足少陰脉言陽非粟瘵腫也正氣早陰則傷之疾瘵者受其害也脉

亦當為足有手少陽當作手太陽者 雨亦當至不至人

少陰矣病心痛未當至而至則人少陽脉盛人多病目注云

春坎九五陽爻於脉宜為手太陽云少陽似誤心痛坎也雨水木蒸也其盛為肝肝候有足少陽當作手少陽

者立秋當至不至人足少陽脉有足太陰當作手太陰

者白露未當至而至人足太陰脉有足厥陰當作手厥

陰者寒露當至不至人足厥陰脉均確有依據絕非臆

斷之詞至於由脉以推其疾如噎痛鬲痛之異夏至當

口乾噎痛注云口乾噎痛皆燥病陰不潤陽謂之燥秋

分未當至而至多病痲肺鬲痛注云心忝盛故痲肺鬲

痛喉痺血痺筋痺之殊小寒當至不至人多病喉痺脾注

塞喉病為痺芒種當至不至多病血痺注云痺者烝不

達為病大暑當至不至多病筋痺痲痛注云筋痺暑溼

疾之亦為之疏通證明條分縷析洵所謂探蹟索隱者矣
蓋靈素諸書字句古奧必明於經訓者始能尋繹其精
微當東漢末年張仲景華元化皆以醫名於天下而其

初本為儒生鄭君與二子同時

據郡齋讀書志引名醫錄仲景舉孝廉官至長

沙太守其著傷寒論在建安時據三國志華佗傳游學

徐士兼通數經其為曹操所殺亦在建安時據後漢書

鄭康成傳其卒在建安其會否相見固未可知而於黃

五年是三人正同時也

農制作之意既洞悉其本源實不啻以經神而兼醫聖

故駁異義則辨五藏之治

今文尙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

古尙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叔

重與古尙書同鄭駁之云今醫病之法以肝為木心為

火脾為土肺為金腎為水則注此書則攷六脉之經雖

有瘳也若反其術不死為劇

專門名家或未之逮也然則醫之為道豈淺見寡聞者

所得窺其義蘊也哉

書易緯通卦驗鄭注後下篇

張登封先生所藏鈔本易緯通卦驗鄭注與刻本多有

不同而其尤異者每節氣後各附藥方凡當至不至與

不當至而至者皆隨其病名列其治法其詞雖見注

相聯而其方實非鄭君所採蓋古之醫方所用藥品不

出神農本草之中徐氏大椿本草古今論云本草之始

仿於神農仲景諸方之藥悉本此書藥品不多而神明變化已無病不治

矣故宋人有云用神農之品無不效今此療疾之方自

酒米鍼火以外其餘藥名為神農本草所收者固多金烏

明鏡青琅玕慈石礬礬雄黃硫硝硃赫鹽豆莧藿瓠片

茶姜椒吳萸桃棗橘蓮芡柏桂桑桐枳柳皂藥棟實槐

黃榆皮乾漆桑灰竹芝蔞元蔞芩朮草耆蕨蕤地黃麥
冬蒺藜決明兔絲五味當歸芍藥芎藭茵陳芩菀女菀
王瓜子桔梗大戟黃連荆芥防風羌柴胡甘遂藁薤牡
蒿蘭澤蘭蕙菊牡丹皮葛茅茵蔓菖萍藻蒲蓼射干飛

廉麻黃半夏烏頭芫蕪雞烏雞牛羊狗犀麝
麝龍蛇鯉鱧龜貝蟬蛤蝮蝎蜈蚣蟻蟾酥蜜
而神農本

草未收者亦復不少有梁陶宏景本草名醫別錄始收

者黍粟糯禾政麴麩酢非葱薤蒜芥菘菰蓴杏栝梨檳

蘆苕蘋苔蒟蒻雉鶩雅有唐蘇頌新本草始收者銅荀

鴟虎狸獺鼠鯽瘋蚰蛙有唐蘇頌新本草始收者檉白茅

龍腦阿魏薄荷有唐陳藏器本草拾遺始收者檉白茅

香鴉有宋馬志開寶本草始收者墨黛茄荔枝檳榔三

鹿有宋掌禹錫嘉祐補注本草始收者蘆柞鑿有宋日

華子諸家本草始收者蓬砂有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始收

者爐甘金剛石夫陶氏所收或漢魏以前偶有用者而

三代以前未必曾用之矣蘇氏陳氏所收或六朝以前

偶有用者而漢魏以前未必曾用之矣馬氏掌氏日華
子所收或五代以前偶有用者而六朝以前未必曾用
之矣李氏所收或宋元以前偶有用者而五代以前未
必曾用之矣鄭君安得豫知後人補收之藥而引以注
古緯乎然則諸方爲後人所增益無可疑也惟是節序
之分藥物之配斷非無因而漫言疑其別有所出惜鈔
本傳寫譌脫難稽如藥名中之蕭字彌字豫字並係誤
字至於各節氣中全脫半脫者尤不
一而又未言據何書補入無從誕正耳

丁儉卿先生易林釋文跋

山陽丁儉卿先生著易林釋文二卷自序云紬繹舊文

疏其隱滯實事求是擇善而從統觀全書無不與序言

符合而其精心卓識尤在於謂易林學出西京非東漢

諸儒所能依托毓崧承命校字爰據先生所言者從而

引申推廣以就正焉謹按後漢明帝永平五年以易林

占雨東觀漢記云永平五年秋京師少雨以周易卦林占之其繇曰蠱卦穴戶大雨將集今易林震之蹇

有此明帝諱莊而易林不避莊字坤之觀泰之豫否之

二語豫之家人云則非作於明帝時可知崔篆之易林作於

光武帝建武初年後漢書崔駰傳敘其祖篆云建武初

賢良篆自以宗門受莽偽寵慚愧漢朝遂辭歸光武帝

不仕客居滎陽閉門潛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諱秀而易林不避秀字需之艮晉之比並云垂秀斷不

出自篆手則非作於光武時可知更始諱元而易林不

避元字

屯之大畜云逢禹巡狩錫我元珪

則非作於更始時可知王莽

自言出自田齊實為陳恆之後裔

漢書王莽傳云田和

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為濟北王至漢興安失國齊人謂之三家因以為氏今按以史記齊世家考之田和乃

陳恆之曾孫

當是時孰敢指斥恆之罪惡而易林則言其弑

君簡公失位今按此即斥言恆之弑簡公也

夫篆之屈

節莽朝實以憚其威虐豈肯觸犯猜忌自蹈誅夷

後漢書崔

駟傳云篆兄發以巧佞幸於莽位至大司空母師氏賜號義成夫人後以篆為建新大尹篆不得已乃歎曰吾

生無妄之世值澆弊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况莽未篡弟安得獨潔已而危所生哉乃遂單車到官况莽未篡

立之時已改禁中為省中以避其祖諱

獨斷云禁中者門戶有禁孝元

皇后父大司馬陽平侯名禁當時避之故曰省中今按以漢書元后傳及王莽傳考之莽父名曼禁之次子也

而易林不避禁字坤之否云謹慎則非作於莽時可知

孺子諱嬰而易林不避嬰字屯之未濟云愛我嬰女且

以子嬰二字連言謙之蒙云子嬰兩頭中則非作於孺

子時可知平帝舊諱箕子漢書平帝紀云元始二年詔

名合於古制孟康曰平帝本名箕子曰皇帝二名通於器物今更而易林不避箕字

更名曰衍箕用器也故云通於器物泰之剝云箕子為奴

箕伯所保且以箕子二字連言大壯之小過云箕子

狂則非作於平帝時可知顧亭林謂易林用漢書李尋

傳語日知錄云易林曰火入井口楊芒生角犯歷天門然考李尋傳其在成帝時係言月太白入井而不

臨錄詞

言火入井口與易林所言固異其在哀帝時但言月入

太微熒惑入天門而不言火入井口登上玉牀與易林

所言亦殊况哀帝諱欣而易林不避欣字屯之蹇云不見欣歡否之

履復之損並云欣然嘉喜則非作於哀帝時可知亭林又謂易林用

成帝起昌陵事日知錄云易林曰新作初陵踰陷難登似用成帝起昌陵事今按此明夷之咸

繇然考成帝紀云昌陵客土疏惡終不可成劉向傳云

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是昌陵曾陷而

初陵未嘗陷易林所言初陵必非成帝之初陵更非成

帝之昌陵况成帝諱驚其嫌名為葵漢書藝文志云孫卿子三十三篇顏

師古曰本日苟卿避宣帝諱故曰孫今按宣帝諱詢既兼避荀字成帝諱驚亦當兼避葵字此漢人兼避嫌名

之例而易林不避爨字鼎之震云則非作於成帝時可也因於噬爨

知亭林又謂易林有元帝昭君事日知錄云長城既立四夷賓服交和結好

昭君是福事在元帝竟寧元年今按此萃之益繇詞先生辨之曰昭君或取昭明

之義如毛詩平王之類不必定指漢宮人萃之臨曰昭

君守國諸夏蒙德此昭君又何以解焉鼎之噬嗑云乾

侯野井昭君喪居此昭君謂魯昭公又是一義其剖析

最為明顯毓崧竊謂易林屢言昭君亦屢言文君所謂

文君者或專言周之文王謙之困云文君降陟蓋之益云文君出獵姜氏受福復之

娠云命絕衰或泛言文德之君咸之既濟云文君德義

周文君之祀文君之德仁聖致福歸妹之咸云說易林者未聞以文君為卓女何獨以昭君

為明妃乎况元帝諱奭而易林不避奭字

大畜之小畜益之謙並云

欣喜夷憚頤之漸云姬奭姜望良之咸云且奭輔王

則非作於元帝時可知宣帝

諱詢其嫌名為荀而易林不避詢字

大畜之家人云更相咨詢明夷之歸

云更相談詢歸妹之泰云咨詢厥事

亦不避荀字

蠱之歸妹云荀伯遇時憂念周京

則非

作於宣帝時可知昌邑王諱賀而易林不避賀字

小畜繇詞

云元賀舉手大有之解云賀喜從福

則非作於昌邑王時可知今反覆研

究知其作於昭帝之時其證有四昭帝名弗荀悅云諱

弗之字曰不

漢書武帝紀云立皇子弗陵為皇太子張晏曰昭帝也後但名弗以二名難諱故

易林六十四卦四千九十六變其中用不字者層見叠

出奚啻千餘而無一弗字則作於昭帝即位以後無疑

其證一也高祖諱邦惠帝諱盈文帝諱恆景帝諱啟武帝諱徹易林乾之坤云害我邦國蒙之坤云

常盈不亡比之坎云恆山浦壽需之兌云牡飛門啟大

壯之臨云祿位徹天不避諸帝之諱者西漢時法制尙

為疏闊惟時主之名避諱甚嚴若先代之名有因已祧

不諱有因臨文不諱可以隨時變通故或諱或不諱非

若後世拘於一定之例此易林所以太史公卒於昭帝

止避昭帝之名而不避先代之諱也

初年王氏鳴盛十七史商榷云遷實卒於昭帝初觀景

傳末亦屢稱武帝按其文義皆非後人附益閒有稱武

帝為今上者史記作非一時入昭帝未久即卒不及追

改也惟賈生傳末述賈生之孫嘉與余通書至孝昭時

列為九卿此孝昭二字則是後人追改其元本當為今

耳而易林言子長忠直李氏為賊禍及無嗣司馬失福

漸之尋繹其詞必係身後表章斷非生前標榜則作於

太史公既卒以後無疑其證二也焦延壽之學易梁敬

王助其資用敬王嗣位在昭帝始元二年

漢書京房傳云治易事梁

人焦延壽延壽字贛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其其資用令

極意學既成爲郡史察舉補小黃令日知錄云按此梁

敬王定國也以昭帝始元二年嗣

四十年薨當元帝之初元三年 易林言從我睢陽可

辟刀兵 坎繇 又言彭離濟東遷之上庸 升之夫日知錄

武帝元

鼎元 睢陽者梁之國都當吳楚相攻得免殘破 漢書梁

年 云梁王城守睢陽吳楚以梁爲限不敢過而 彭離者梁

西今按以世系考之敬王乃孝王之元孫 梁孝王傳云子彭離爲

之支屬爲有司所奏自取遷流 濟東王殺人取財物有

司請誅武帝弗忍 焦氏以梁人事梁王故述梁事以勸

廢爲庶人徙上庸

戒則作於敬王嗣位以後無疑其證三也漢書地理志

云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置昭帝紀云始元六年七月

置金城郡易林云金城朔方朕之則作於是年七月以

後無疑其證四也延壽之弟子京房以元帝建昭二年

為石顯誣害年四十一據漢書元帝紀及京房傳上溯其初生之歲

當昭帝元鳳四年其受業於延壽至早亦須五六歲當

宣帝本始元年二年之間爾時易林已成延壽常曰得

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諒早以是書相授矣房不幸

早亡而延壽無恙自昭帝始元六年至成帝建始元年

首尾僅五十載唐王俞序謂延壽當元成之間諒非無

據日知錄謂延壽在昭宣之世更屬有徵蓋昭帝時易

林已行成帝時焦氏猶在顧氏原其始王氏要其終耳

昭帝時左傳未立學宮亭林因易林引左氏語甚多疑是東漢以後人撰而託之焦延壽者先生辨之曰左傳

當西漢時雖未立博士賈誼已爲訓故河閒獻王傳其

學毛詩故訓傳多依用之於易林何疑焉其援證最爲

確鑿毓嶽編謂賈太傅官梁甚久汪氏中賈誼年表云

王太傅其年王入朝十一年再入朝則賈生自六年以後皆在梁梁人必有從受左傳

之學者故焦氏得以私淑諸人祇可據此定焦氏爲左

傳先師不可反謂易林非焦氏所作也若夫高祖字季

而易林言劉季發怒命滅子嬰者蓋之古人未嘗諱字

史記漢書高祖紀中言劉季者不一而足其言劉季猶

周人之言王季其言劉季發怒猶大雅之言王赫斯怒

不得謂非漢人所宜言也

日知錄論子孫稱祖父字云字為臣子所得而稱故周公

追王其祖曰王季王而兼字是亭林之意固不以稱君父之字為非也何獨至於易林而疑之易林又

言大蛇當路使季畏懼

屯之井損之比何本季作我作我者固

統論常人與高祖無涉即作季者亦偶舉行輩與高祖

無關

易林泛言伯仲叔季者甚多無所專指

其下文云湯火之災切近我

膚賴其天幸歸於室廬

損之比作室是也屯之井作主非也

以視高祖之

拔劍斬蛇情境迥別倘因此附會遂謂易林為王莽時

人所作則莽之曾祖名賀字曰翁孺而易林有東家翁

孺之語

豫之震

又豈莽之臣所宜言乎翟氏云升牟氏庭

並謂易林爲王莽時崔篆所作又以繇詞所言皇母爲

定陶傅太后節之解云皇母多恩字養孝孫脫於襁褓成就爲君牟云鄭曉謂此言定陶傅太后

也翟云事見漢書外戚傳不知易林言皇母亦言元后皆係泛詞而

無專屬夫元后既非王太后民之訟云元后貪欲窮極民力旅之娠云爲國妖祥

元后以薨所謂元后乃君則皇母亦非傅太后矣且傅

上之稱與孝元皇后無涉太后與王太后有隙莽嫉之如寇仇既奏奪其尊號之

稱且發掘其墳冢漢書外戚傳云傅太后既尊後尤驕與成帝母語至謂之嫗崩合葬渭陵

王莽秉政奏貶傅太后號爲定陶共王母既開傳太后棺掘平故冢莽又周棘其處以爲世戒云易林

果作於莽世崔篆安敢加傅太后以皇母之名耶翟氏

又引同人之豫鼎之節云安民呼池謂安民縣始於王

莽時在焦氏後皆是崔非焦之證先生辨之云毛本同
人之豫曰按民湖池黃本作按民呼池翟本又改安民
臆改遷就不可從也其駁正詳審洵足以釋翟氏之疑
矣毓崧竊謂易林所述漢代地名如六安屯之蠱云蒼
梧鬱林比之噬嗑云蒼梧鬱林道易利通高奴小畜之剝云北至高奴合浦隨之
交川合浦金城朔方睽之无妄云金城朔方外國多羊河閒巽之益云封君河閒莽時
皆有改易據漢書地理志莽改六安為安風蒼梧為新
城為西海朔方為廣鬱林為鬱平高奴為利平合浦為桓合金
溝搜河間為朔定使謂安民為莽時地名則六安等處
何以仍用漢時舊名而不用莽時所改亦足見易林之
作必不在偽新之朝矣至於費直序謂莽時建信天水

焦延壽所撰鄭端簡謂延壽與孟喜高相同時非王莽
時人費直亦非莽時人其說是也牟氏明知費序之僞
而猶據此以爲莽時且謂新信聲同大尹誤爲天水崔
形誤爲焦崔篆蓋字延壽先生辨之云西漢諸儒未有
代人作序者此費直之序必依托也徧檢書傳篆無延
壽之字東觀漢記占周易卦林詔問沛獻王輔王厚齋
漢志攷亦引東觀記此文薛季宣序引同並稱以京氏
易林占之後漢沛獻王輔傳善說京氏易京爲延壽弟
子是爲焦氏之學確有明徵其考訂縝密洵足以正牟
氏之失矣毓崧竊謂崔篆自有易林其孫駟曾用之以

筮後漢書儒林傳云孔僖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注云崔篆所作易林也唐時崔羣亦

嘗用之以占趙璘因話錄卷六云崔相國羣之鎮徐州嘗以崔氏易林自筮遇乾之大畜其繇曰

典策法書藏在蘭臺雖遭亂瀆獨不遇災及經王智興之變果除秘書監也今按焦氏易林瀆作潰此四句係

坤之大畜繇詞意者崔氏易林即就焦氏之本而稍加移改歟是唐代中葉其書尙存

然新舊唐志著錄以崔氏易林與焦氏易林並列判然

為二焉得以崔氏之書既失遂移焦氏之書補之試思

崔篆客居滎陽而易林言闕死滎陽師之又言敗於滎

陽噬嗑篆何必特為此語且崔杼棠姜之亂乃崔姓所

當深諱而易林再四言之乾之夬云東郭棠姜武氏以

破亡曄之損云東郭棠姜武子以亡坎之升云入宮無妻武子哀悲升之剝云入室無妻武子悲哀篆又

宮無妻武子哀悲升之剝云入室無妻武子悲哀篆又

何必舉此事以爲美談况篆旣濡跡僞朝內懷慚德較

諸延壽以經師而兼循吏者

漢書京房傳云贛以候司

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高下懸殊若必改焦

爲崔誠恐以人廢言者將有覆瓿之謂也後此讀易林者折衷於先生之說知其真出西漢名賢之手庶幾因其人以重其書而益加篤信也夫

陶式型山中讀易圖序

大畜象傳云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今考內外卦有良象者自屯至小過凡十五卦而取象於山中者惟此一卦誠以古人之藏書必在名

山故欲多識前言往行者皆當於山中求之初非以其地之清遠藉資靜悟之力也鹽城陶君式型覃思易學撰述甚富頃以山中讀易圖屬題余謂昔儒讀易山中者莫著於明之來知德然所學雖得漢儒緒餘而或參以新說或雜以臆見不盡合於多識前言往行之訓識者頗以爲惜今陶君之讀易旣紹承於家學復奉教於山陽丁儉卿先生其師承具有淵源實遠過於來氏誠由是而精挈古義恪守成規將見大畜所謂剛健篤實輝光日新者不難於克踐之矣又豈來氏所能及哉

成芙卿禹貢班義述序

代

尙書與春秋皆出於古之史官漢書藝文志列太史公
書於春秋之後是古人之史學與經學其本同也史記
以外莫古於漢書天文五行志衍洪範之傳地理溝洫
志釋禹貢之義而禹貢之言地較諸洪範之言天尤有
明徵乃自來解禹貢者未曾專述班氏之義孫氏尙書
今古文注疏以史記夏本紀與馬鄭之注並列而漢志
則僅載於疏中焦氏禹貢鄭注釋以漢志與鄭注相參
究非以班義爲主惟同郡成君芙卿所撰禹貢班義述
全據漢書實專門名家之學頃以稿本見示屬爲序文
竊謂班氏之經學夙有師承其從祖伯受尙書論語於

鄭寬中張禹又講同異於許商其父彪與尹敏親善每
相遇輒日肝忘食寬中師張山拊傳小夏侯氏尙書商
師周堪傳大夏侯氏尙書皆今文之學也禹師庸生傳
孔安國之尙書此古文之學也敏初習歐陽尙書後受
古文則兼有今古文之學矣後漢書固傳稱其所學無
常師良以家世之淵源父執之講習於今文古文之學
均能擇善以從故地理志中旣引桑欽之說亦引平當
之說欽師惲子真傳孔氏古文之學當師林尊傳歐陽
氏今文之學蓋班氏之釋禹貢所采博而所擇精矣鄭
康成爲漢代儒宗於今文古文之學無不通貫其注禹

貢地名多從地理志然則釋禹貢者孰能越班氏之範圍哉芙卿之輯此書於今文古文之同異莫不縷析條分卽鄭注與班義偶殊者必一一爲之辨證而班義與經文不合者亦不曲護其非洵可謂引史證經實事求是者矣昔人謂顏注爲班氏功臣識者以爲過情之譽惟移贈此書斯爲名副其實耳况班義顯而經義益明觀此書者當益信深於經學者未有不精於史學也夫與成芙卿書

芙卿仁兄先生閣下承示大著禹貢班義述斷限謹嚴體例完密校讀一過欽佩殊深惟是管見所及似尙有

當補者爰條列以覆焉地理志宏農郡上雒注旣言禹
貢雒水出冢領山又言熊耳獲輿山在東焦氏鄭注釋
云上雒熊耳蒙上禹貢雒水言其說甚確大著云漢志
之冢領熊耳獲輿皆禹貢之熊耳是尊意固以漢志上
雒之熊耳卽禹貢之熊耳矣然僅列入雙行述義而單
行班注則有雒水而無熊耳自序內但辨盧氏之熊耳
而未標上雒之熊耳似宜酌增此外有蒙上省文者亦
須覆檢此其當補者一也溝洫志云於是禹曰爲河所
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迺醜二渠曰引
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此數語敘述北過

泮水之故較諸地理志引桑欽之言更爲詳核西域傳贊云書曰西戎卽序禹旣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此則依經義以論時事尤爲卓然不磨大著旣述班義則凡班氏之說禹貢者無論紀志表傳皆得載入單行注中不必限於地理一志今溝洫志第附見於大陸旣作之下而西域傳則未經援引此其當補者二也賈捐之傳云捐之對曰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呂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迄於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疆治也按此數語雖非班氏自言未可驕入單行

注文之內而既爲班書所錄不妨載於雙行述義之間
他卷有稱引禹貢字句者仿此此其當補者三也白虎
通社稷篇云社者土地之神也其色如何春秋傳曰天
子有太社焉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
上冒以黃土此卽禹貢土五色之義姓名篇云堯知命
表稷契賜姓子姬臯陶典刑不表姓言天任德遠刑禹
姓妣氏祖昌意以蕙苾生殷姓子氏祖以元鳥生也周
姓姬氏祖以履大人迹生也此卽禹貢錫土姓之義白
虎通雖合眾人之議論而成然實爲班氏所輯其中與
禹貢有關者均須錄入述義此其當補者四也文選班

氏西都賦云表以太華終南之山李注云山海經曰華首之山西六十里曰太華之山毛詩曰終南何有毛萇曰終南周之名山終南也後漢書本傳載此賦太作秦章懷注與選注略同今按西都賦所言之太華終南雖非專說禹貢之太華終南然亦可援爲旁證卽班氏所撰各文之內有稍涉禹貢者俱可采綴於雙行述義之中較諸引後人之書似爲親切此其當補者五也地理志序引禹貢涉河惟兗州師古曰涉本濟水之字從水步聲河東郡北屈注云禹貢壺口山在東南應劭曰有南故稱北臣瓚曰汲郡古文翟章救鄭至於南屈師古

曰屈音居勿反卽晉公子夷吾所居並合登諸述義以
申釋班氏之指由是類推凡各家之注漢書可證禹貢
文字之異同輿地之沿革者其書係專述班氏之義非
泛言地理者可比必須逐條悉載此其當補者六也禹
貢至於衡漳疏云衡古橫字地理志云清漳水出上黨
沾縣大鴈谷此沾縣因水爲名志又云沾水出壺關震
澤底定疏云地理志云會稽吳縣具區在西古文以爲
震澤周禮職方揚州藪曰具區浸曰五湖五湖卽震澤
若如志云具區卽震澤則浸藪爲一今按沾水出壺關
班氏本有此語疏說是也具區卽震澤班氏實無此言

疏說非也。然是者固可因以引申，非者亦必加以駁正。略舉二則，其餘可知。此其當補者七也。鄭康成注禹貢，多引地理志。其中有與班志異者，王氏西莊尙書後案云：蓋鄭注禹貢引地理志，閒與班志不同，則非班書卻多與續志合。而是書晉司馬彪作鄭不及見，宋余靖序後漢書云：明帝詔伏无忌、黃景作地理志，劉昭注補續漢志序云：推檢舊記，先有地理，是東漢別有地理志。鄭據當代之書，故不盡與班合。而司馬彪則取之以作志者，故與鄭合也。焦氏里堂禹貢鄭注釋云：鄭注引地理志，往往舉東漢郡邑之名以易之。此古人引書之法，取

當時之名明志之地卽今之某地也王本謂鄭所引地理志非班志乃伏无忌黃景所作非也二說迥殊宜並引之而折中於一是他如胡氏肅明之禹貢錐指孫氏淵如之尙書今古文注疏往往論及班義其說與王氏焦氏或同或異宜一一臚列而決其是非此其當補者八也王氏十七史商榷云按禹貢山水班載之者分三等但稱禹貢者蓋博士所習今文家說云古文以爲云云者此孔壁中所得孔安國說有不稱古文并不著禹貢者蓋以目驗著之錢氏竹汀廿二史考異云地理志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逆當作迎迎逆聲相近義亦

不異宋子京改迎爲逆於義雖通終失班氏之舊又三
史拾遺云按志稱古文者十一皆古文尙書家說與水
經所載禹貢山澤所在無不脗合相傳水經出於桑欽
欽卽傳古文尙書者則水經爲欽所作信矣郡縣間有
與西漢互異者乃後人附益改竄禹貢山水澤地所在
一篇本古文家相傳之學而欽引以附水經之末今按
商權考異拾遺三書足以疏通班義者不少錄之不厭
其詳而錢氏獻之地理志辨注乃專門名家之學亦以
多引爲善此其當補者九也困學紀聞云地理志禹貢
桐柏大復山在平氏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

禹貢集解云今其地當在楚州界愚攷宋州郡志淮陵郡本淮陵縣輿地廣記泗州招信縣本淮陵縣寰宇記古淮陵城在招信縣西北然則禹貢解以淮陵在楚州非也閻氏百詩云陵似當作浦屠氏繼序云水經淮水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於海閻氏謂淮陵當作淮浦是也今按雜記說部文集之類凡有羽翼班氏禹貢之義者亦應旁搜博采卽困學紀聞一節可例其餘此其當補者十也至於字句之間有獻疑之處別書於後以俟裁定

尙書引義跋

此書就尙書每篇之義引而申之其體裁近於韓詩外傳春秋繁露雖不盡與經義比附而多於明事有關就中顯揭其指人所共知者如論伊尹弗狎弗順而惜韓忠定詘於劉瑾論高宗豐昵而責張璪桂萼賴寵逢君論平王東遷而罪光時亨陷君誤國固維世之深心也卽其事未經顯揭然其意可揣測而知者如論微子去之謂恐殷之臣民推戴易置則以咎蘇觀生擁立唐王之弟監國廣州論周初官制謂文王不置相致周室中衰難振則以比明代自太祖廢丞相不設數傳後權移於寺人論周公營建洛郡謂欲安商民反側則以諷示

明王不宜專居肇慶憚赴桂林此亦憂時之夙抱也雖
立說不無駁雜而秉心則甚純矣其尤有功於名教大
防者則論多方之殷士謂頑民旣迎周而復叛周者以
匪忱不典自速其辜不得附托於忠孝援春秋之例貶
反覆者爲凶德狂愚義正詞嚴森如斧鉞蓋借是斥吳
三桂之進退無據始爲貳臣終爲逆臣此船山所以避
僞使之招自全其貞士逸民之德其卓識定力具見於
斯所當表微闡幽以彰其志節者矣若夫持論好立異
同前哲名儒自劉子政以下皆肆意攻擊此誠識有所
偏然其所著各書大率類此且有較甚於此者祇須鑑

其失不必刪其書也至於古文尙書不知其爲贗本則自明以前知者本少未可獨議船山况古文雖僞書而不可廢閻潛邱亦嘗言之阮文達公引書說云古文尙書出於東晉其中名言法語以爲出自古聖賢則聞者尊之唐宋以後引經言事得挽回之力受講筵之益者更不可枚舉學者所當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得古人之益而不爲古人所愚眞不易之論也然則觀船山此書者宜重其觸類旁通可爲陳善沃心之助擬諸倪鴻寶之兒易黃石齋之月令明義其在伯仲之間歟

有字訓狀物之詞說

王氏經傳釋詞云有狀物之詞也若詩桃夭有實其實

是也他皆放此案有字訓狀物之詞者詩中以有實其

實為最先見之句故王氏舉此以槩其餘今以全詩考

之如此例者正復不少毛公桃夭傳云實實貌貌字與

狀字意本相近皆形容之詞凡詩中之有字傳箋以貌

字釋之者皆當訓為狀物之詞如邶風柏舟云寤辟有

標狀拊心之貌也傳云標拊心貌新臺云新臺有泚狀新臺之

鮮明也傳云泚鮮明貌衛風淇澳云有匪君子此句篇內五見狀君子

之文章也傳云匪文章貌碩人云四牡有驕狀四牡之壯也傳云

驕壯貌又云庶士有暵狀庶士之武壯也傳云暵武壯貌唐風杕

杜云有杕之杜此句本篇兩見有杕之杜狀杜之特生

也傳云杕秦風小戎云蒙伐有苑狀蒙伐之文也傳云苑文

貌特生貌豳風伐柯云籩豆有踐狀籩豆之行列也箋云踐行

伐木亦云籩豆有踐箋云踐陳列貌賓之初筵列貌小雅

云籩豆有楚傳云楚列貌有楚與有踐同義小雅伐

木云醜酒有萸又云醜酒有衍皆狀醜酒之美也傳云萸美

貌又云衍美貌杕杜云有皖其實狀杕杜之實也傳云皖六月

云其大有頤狀四牡之大也傳云頤采芑云路車有奭

狀路車之赤也傳云奭赤貌瞻彼洛矣云韎韐有奭彼

奭同義小弁云有漼者淵狀淵之深也傳云漼深貌大東云有

饜簋飧狀簋飧之滿也傳云饜又云有球棘七狀棘七

之長也

傳云揅長貌下文云有揅天畢傳云揅畢貌正義云上言揅長貌此云畢貌亦言畢之長也周

頌良相云有揅其角傳云社稷之牛角尺箋云揅角貌

案角尺之牛較諸角握角齒栗之牛則其角為最長詩之言有揅者凡三義雖微別然其為狀物之長貌則無不同也大田云有滄斐斐狀雲

之興也

傳云滄雲興貌頰弁云有頰者弁此句篇中三見狀皮弁之貌

也

傳云頰弁貌魚藻云有莘其尾狀魚尾之長也傳云莘長貌又

云有那其居狀王居之安也

箋云那安貌白華云有扁斯石

狀乘車之石也

傳云扁扁乘石貌何草不黃云有芄者狐狀狐

之貌也

傳云芄小獸貌大雅縣云臯門有伉狀臯門之高也傳

伉高貌周頌載見云倬革有鶴狀倬革之金飾也箋云鶴

有客云有萋有苴狀客之敬慎也

傳云萋苴敬慎貌載芟云有

貧其饁狀饁者之眾也

傳云貧眾貌

魯頌有駉云有駉有駉

此句篇中三見

狀馬之肥彊也

傳云駉馬肥彊貌

闕宮云松栢有鳥狀

松栢之大也

傳云鳥大貌

商頌殷武云松栢有栢狀松栢之

長也

傳云栢長貌

核其文義皆與有蕢其實正同而傳箋以

貌字釋有字亦與蕢實貌之訓均相符合是其以有字

為狀物之詞可無疑義矣又案以傳箋之例考之毛鄭

以貌字釋詩者固為形容之詞即以然字釋詩者亦多

為形容之詞

古書然字多與貌字同義禮記檀弓賀賀然來鄭注云目不明之貌孟子公孫丑上

篇望望然去之趙注云慚愧之貌是然字與貌字皆形容之詞也

故詩中之有字傳箋

以然字釋之及傳箋既以貌字釋之又以然字釋之者

亦當訓為狀物之詞如邶風擊鼓云憂心有忡狀心之

憂也傳云憂心忡忡然谷風云有泐有潰狀君子之武怒也箋云

然潰潰然君于泐泐然靜女云彤管有煒狀彤管之色赤也傳云煒赤貌箋

云赤管煒煒然鄭風女曰雞鳴云明星有爛狀星之明也箋云明星

尚爛爛然小雅正月云有苑其特狀苗之秀特也箋云阪田崎嶇境埆

之處而有苑然特秀之苗案箋以苑然特秀解有苑蓋

訓有字為狀物之詞非訓為有無之有苑柳篇兩言有苑者柳箋云有苑然枝葉茂盛之柳彼箋以苑然茂盛

形容有苑亦訓為狀物之詞非訓為有無之有與此箋正同何人斯云有覲面目狀面目之姤也傳云覲姤也箋云姤然有

面目案箋以姤然釋有覲蓋訓有字為狀物之詞非訓為有無之有也桑扈云有鶯其羽

狀扈羽之文章也傳云鶯然有文章下章有鶯其領魚亦是狀扈領之文章與此句同義

藻云有頌其首狀魚首之肥大也傳云頌大首貌箋云既得其性則肥充其

首頌然隰桑云隰桑有阿此句篇中三見狀桑枝之美也傳云阿然美貌

箋云枝條阿阿然長美又云其葉有難狀桑葉之盛也傳云難然盛貌大

雅皇矣云臨下有赫狀臨下之明也箋云赫然甚明卷阿云有

卷者阿狀阿之曲也箋云有大陵卷然而曲案箋以卷然而曲解有卷蓋訓有字為狀物

之詞非訓為有無之有也雲漢云有嘒其星狀星之眾也傳云嘒眾星貌箋云

順天而行嘒嘒然韓奕云有倬其道狀道之著明也傳云有倬然之道者

也箋云今有倬然著明復禹之功者案傳以有倬然解有倬箋以有倬然著明解有倬蓋皆訓有字為狀物之

詞非訓為有無之有也又云籩豆有且狀籩豆之多也箋云其籩豆且然

常武云有嚴天子狀天子之威也傳云嚴周頌載芟云然而威

有厭其傑狀苗之特美也傳云言傑苗厭然特美也商頌那云庸鼓

有敦萬舞有奕狀鼓之盛舞之閑也傳云敦敦然盛也奕奕然閑也箋云

其聲鐘鼓則敦敦然有次序其干舞又閑習案箋以下有字為又上有字為有無之有兩句之中前後異義與

全詩之例不合當從傳長發云九有有截狀九州之整

說訓有為狀物之詞箋云九州齊一截然上章云海外有截箋云截爾齊也

然同義皆狀邦此皆傳箋本有明文顯然可證者也若

夫詩中之有字本是狀物之詞傳箋或訓釋未明或解

說偶誤而本篇之有字及他篇之有字彼此互相發明

可據以正誤補闕者尙可得而言焉召南采蘋云有齊

季女狀季女之敬也傳云齊敬也有齊狀女之敬猶有揭狀士之武也邶風匏

有苦葉云有瀾濟盈狀水之深也

傳云瀾深水也有瀾之狀水深猶有卷之

狀阿又云有鷺雉鳴狀雉之聲也

傳云鷺雉鳴聲也有鷺之狀雉鳴猶有鷺

曲也

之狀扈谷風云中心有違狀中心之離也

傳云違離也

離猶有忡狀心之憂也箋云違徘徊也至將離別其心徘徊然訓雖與傳小異而義實相同也

新臺云

新臺有洒狀新臺之高峻也

傳云洒高峻也上章傳云此鮮明貌有洒之狀其高

峻猶有泚之狀其鮮明也

鄭風東門之墀云有踐家室狀家室之淺

也傳云踐淺也有踐之狀室淺猶有挺之狀梅長也

齊風南山云魯道有蕩此

本篇兩見載

狀魯道之平易也

傳云蕩平易也有蕩狀路之平易猶有倬狀道

之著明也幽風東山云有敦瓜苦狀瓜之專專也

傳云敦猶有專專也

敦之狀其專猶有杖之狀其特也

小雅六月云有巖有翼狀王師之威

與敬也傳云嚴威嚴也翼敬也有嚴有翼之狀其威與敬猶有洸有潰之狀其武與怒也箋云有威嚴

者有恭敬者訓有為有無之有其說非也采芑云有瑒葱珩狀葱珩之聲也

傳云瑒珩聲也有瑒之狀斯干云有覺其楹狀楹之高

葱珩猶有鶉之狀偉革也大也傳云有覺言高大也有覺之狀楹大猶有鳥之狀

不直若但言楹直不言楹大無以見室之美當從傳說

為是大雅抑云有覺德行傳云覺直也案有覺德行與

有覺其楹文義正同當從彼箋訓覺為大彼傳訓覺為

直與此傳不合彼箋云有大德行蓋亦訓有覺為狀德

行之大非訓為有無之有也正月云有皇上帝狀上帝之大也說文

大也有皇狀上帝之大猶有嚴狀天子之威也大雅云皇矣上帝與此句同義傳箋訓皇矣為大是也訓有皇

為君非也大東云有冽沆泉狀沆泉之寒也傳云冽寒意也

通集二

三求恕齋

壬大也廣雅釋詁云林眾也有壬有林狀禮之大且眾
猶有敦有奕狀樂之盛且閑也集傳云壬大林盛也言
禮之盛大也其說得之蓋上文云以洽百禮百禮既至
其稱之曰百禮者明乎其大且眾也毛訓壬為大其說
最確而訓林為君則非也箋云王在也謂卿大夫也諸
侯所獻之禮既陳於庭有卿大夫又有國君案諸侯雖
為一國之君然當其獻禮於天子之庭則固列藩之臣
也衛武公以諸侯入為卿士作此詩述天子之祭禮豈
得稱諸侯為君乎毛鄭不知此句兩有字乃狀物隰桑
之詞非為有無之有故望文生義而失其本旨耳

云其葉有沃狀桑葉之柔也又云其葉有幽狀桑葉之

黑也傳云沃柔也幽黑色也上章其葉有難傳云難然

也盛貌有沃之狀葉柔有幽之狀葉黑猶有難之狀
葉盛何草不黃云有棧之車狀役車之行也傳云棧車

之狀役車猶有奭之狀路車也大雅桑柔云旗旐有翩

狀旃旐之不息也傳云翩翩在路不息也有翩之
狀安居也崧高

云有倣其城狀城之善也

說文云倣善也有倣之狀城善猶有伉之狀門高也傳云

倣作也箋云召公營其位而作城郭及寢廟皆訓倣為

作案上句云召伯是營言召伯作城郭及寢廟也此句

云有倣其城言城郭成而善也下句云寢廟既成既成

藐藐言寢廟成而美也若訓有倣為有作則寢廟但言

成而不言作城郭但言作而不周頌敬之云學有緝熙

言成文義未備其說未可從也

于光明狀學之明也

大雅文王云於緝熙敬止彼傳云緝熙光明也此句毛公雖無傳然

亦必訓為光明矣有緝熙狀向學之明猶有赫狀臨下

之明也鄭箋亦訓緝熙為光明然謂且欲學於有光明

之光明者則誤以學者之光明為教者之光

明又誤以有字為有無之有其說未可從也

云有飶其香又云有椒其馨皆狀酒醴之馨香也

傳云飶芬

香也椒猶飶也有飶有椒之狀

酒香猶有蕝有衍之狀酒美也

狀闕宮之清靜也

傳云血清靜也有血之狀其商頌長清靜猶有截之狀其整齊也

發云有震且業狀其危懼也

傳云業危也案爾雅釋詁云震懼也業既訓危則震

當訓懼危與懼意本相因正義述毛謂湯未與以前國弱而危懼是也有震且業之狀其危懼猶有蕘有苴之狀其敬慎也鄭箋云相土始有征伐之威以爲子孫討惡之業既誤訓震字爲威有字爲有無之有又增子孫討惡諸字以釋業字之義其此則傳箋之所未及而可說未免迂曲當從毛傳爲正

比例以求者也又以韓詩考之邶風谷風云有泚有潰

韓詩說云潰潰不善之貌新臺云新臺有潰有潰卽有泚之異文

韓詩說云淮鮮貌衛風淇澳云有邶君子有邶卽有匪之異文韓

詩說云邶美貌也小雅魚藻云有頌其首韓詩說云頌

眾貌大雅縣云臯門有閑有閑卽有抗之異文韓詩說云閑盛貌

以上所引諸條俱見釋文商頌殷武云旅楹有閑薛君韓詩章句云

謂閑然大也此條見文選注毛鄭皆不釋有閑之義王肅及正義訓為大貌其說蓋本於韓詩

是詩中之有字說韓詩者或以貌字釋之或以然字釋

之蓋亦以為狀物之詞與毛傳鄭箋同意益足徵王說

之確至於王氏經義述聞訓詩句中之有字亦多以為

狀物之詞如小雅車攻云會同有釋毛傳云釋陳也王氏云訓釋為陳雖

本爾雅然會同有陳於文義似有未安釋蓋盛貌也此承上文赤芾金舄而言言諸侯來會其服章之盛釋

然也商頌那篇庸鼓有數毛彼傳曰數數然盛也廣雅曰驛驛盛也文選甘泉賦注引韓詩章句曰釋釋盛貌

釋數驛竝通凡言有者皆節南山云有實其猗傳云實

形容之詞故知驛為盛貌節南山云有實其猗滿猗長

也箋云猗倚也言南山既能高峻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賦谷使之齊均也王氏云訓猗為長無所指實賦

谷旁倚何得即謂之倚乎今案詩之常例凡言有實其實有鶯其羽有略其翬有楛其角末一字皆實指其物

有實其猗文義亦然也猗疑讀為阿古音猗與阿同故
 二字通用莫楚篇猗難其枝即隰桑之隰桑有阿其葉
 有難也魯頌閟宮篇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
 其阿者言南山之阿實然廣大也大雅卷阿曰有卷者
 阿文義正大雅桑柔云大風有隧有空大谷也箋云大
 與此相似所從而來必從大空谷之中王氏云楚辭九
 風之行有所從而來必從大空谷之中據此則古謂衝風
 歌衝風起兮橫波王逸注曰衝隧也據此則古謂衝風
 為隧風隧之言迅疾也有隧形容其迅疾也有空亦形
 容大谷之辭也小雅白駒篇在彼空谷傳曰空大也言
 大風之狀則有隧矣大谷之狀則有空矣先言有空後
 言大谷變文與下為韻耳猶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習習
 是谷風之狀崔嵬是高山之狀下句先言山後言崔嵬
 亦以為韻也大風大谷兩不相因不必謂大風出於大
 谷周頌載芟云有依其土箋云依之言愛也婦人來饋
 愛之王氏云依之言殷也馬融注豫卦曰殷盛也小雅
 出車篇楊柳依依薛君韓詩章句曰依依盛貌依亦壯
 盛之貌言農夫壯盛足任耕作即上文所謂又云有略
 俟疆俟以也鄭箋依訓為愛殆失其義矣

其耜傳云略利也王氏云有質其儘有又云有實其積

箋云有實實成也王氏云謂露積之庾其形實實然大

也楚茨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良耜曰積之栗栗其崇

如甞則有實其積商頌烈祖云有秩斯祐傳云秩常也

之謂矣鄭失之天下之常福王氏云有斯皆辭也有秩斯祐猶之有扁

斯石秩大貌巧言曰秩秩大猷是也賈子禮篇云祐大

福也狀其大則曰秩矣王氏或以貌字釋有字或以然字釋有字

或以形字釋有字或卽以狀字釋有字且謂凡言有者

皆形容之詞其說與經傳釋詞正相表裏蓋古人之作

詩本多形容之詞詩序云情動於中而形于言後人之

釋詩亦多形容之詞爾雅釋訓一篇多釋詩邵氏正義

敘之意毛公之釋詩名故訓傳關雅正義云訓故詩句

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釋訓道形容也

中之有字當訓為狀物之詞者隨在皆有學者必明乎此然後有字之義始旁達而無礙矣乃世之淺人不知有字是形容之詞故於詩中之有字往往求其解而不得遂欲妄改經文以逞其臆說豈非不明古訓者必致穿鑿之弊哉

傳箋重言釋一字說

臧氏經義雜記云十三經中惟毛傳最古而最完好其訓詁能委曲順經不拘章句有經本一字而傳重文者因歷舉毛傳為證見二十三卷毛傳文例最古條下二十八卷將其來施條下所引亦有數條又臧禮堂補引一條錢氏養新錄所說與臧氏略同亦引毛傳

鄭箋為證見卷一以重言釋一言條下案二家所云互有詳略然以

全詩考之尚不止此今錄二家所已引者復益其所未

引者以申明毛鄭說經之例焉邶風擊鼓云憂心有忡

傳云憂心忡忡然此條臧氏所引王風中谷有蕓云條其欬矣

傳云條條然欬此條臧氏所引鄭風野有蔓草云零露漙兮

傳云漙漙然盛多也此條錢氏所引陳風宛邱云坎其擊鼓傳

云坎坎擊鼓聲此條臧氏所引鄘風匪風云匪風發兮匪車

偈兮傳云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

車此條臧氏所引又云匪風嘒兮傳云嘒嘒無節度也蓼蕭

云零露漙兮傳云漙漙然蕭上露貌白華云有扁斯石

傳云扁扁乘石貌以上三條皆錢氏所引大雅生民云后稷呱矣

傳云后稷呱呱然而泣桑柔云旗旐有翩傳云翩翩在

路不息也周頌振鷺云振鷺于飛傳云振振羣飛貌此

經文本一字而毛傳重言者也召南殷其雷云殷其雷

箋云猶雷殷殷然邶風靜女云彤管有煒箋云赤管煒

煒然衛風碩人云碩人其頤箋云言莊姜儀表長麗佼

好頤頤然此條錢氏所引鄭風女曰雞鳴云明星有爛箋云明

星尚爛爛然丰云子之丰兮箋云面貌丰丰然此條錢氏所引

幽風東山云零雨其濛箋云歸又道遇雨濛濛然又云

敦彼獨宿箋云敦敦然獨宿於車下小雅節南山云式

月斯生箋云言日月益盛也正月云亦孔之炤箋云甚炤炤易見雨無正云俾躬處休箋云使身居安休休然楚茨云苾芬孝祀箋云苾苾芬芬有馨香矣隰桑云隰桑有阿箋云枝條阿阿然長美大雅生民云克岐克巒箋云能匍匐則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巒巒然有所識別也行葦云敦彼行葦箋云敦敦然道旁之葦雲漢云有嘒其星箋云王仰天見眾星順天而行嘒嘒然韓奕云爛其盈門箋云爛爛粲然鮮明且眾多之貌周頌有客云有萋有苴箋云其來威儀萋萋苴苴商頌那云温恭朝夕箋云其禮儀温温然恭敬此經文本一字而

鄭箋重言者也邶風柏舟云汎彼柏舟亦汎其流傳云

汎汎流貌亦汎汎其流箋云與眾物汎汎然俱流水中

此條錢氏所引谷風云有汎有潰傳云汎汎武也潰潰怒也箋

云君子汎汎然潰潰然衛風氓云啞其笑矣傳云啞啞

然笑箋云則啞啞然笑我芄蘭云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傳云佩玉遂遂然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箋云則悸

悸然行止有節度以上三條臧氏錢氏俱引王風邱中有麻云將其

來施傳云施施難進之意箋云施施舒行伺閒獨來見

已之貌此條臧氏所引今本作將其來施施臧氏据顏氏家訓所引江南本改正大雅雲漢

云蘊隆蟲蟲傳云蘊蘊而暑隆隆而雷箋亦云隆隆而

雷商頌那云庸鼓有數萬舞有奕傳云數數然盛也奕

奕然閑也箋云其聲鐘鼓則數數有次序此經文本一

字而毛傳鄭箋俱重言者也蓋詩中之單文重文彼此

往往同義如温温為恭敬小雅小宛大雅抑皆云温温恭人而單言温

字亦為恭敬商頌那云温温恭朝夕箋云其威儀温温然恭敬坎坎為擊鼓聲陳風宛

伐木云坎坎鼓我箋云為我擊鼓坎坎然而單言坎字亦為擊鼓聲邱云坎

其擊鼓傳云坎坎擊鼓聲是其明證詩中此類甚多今略舉一二以槩其餘後仿此因而毛

鄭之釋詩於詩中之單文者亦往往以重文釋之如衛

風淇澳云赫兮咺兮傳云赫有明德赫赫然此條臧氏所引氓

云其葉沃若傳云沃若猶沃沃然小雅常棣云鄂不韡

韓傳云鄂猶鄂鄂然菁菁者莪云我心則休箋云休者

休休然正月云噂沓背憎傳云噂猶噂沓猶沓沓箋

云噂沓沓相對談語此條臧氏錢氏俱引大雅生民云實穎實

栗傳云栗其實栗栗然是其明證夫單文與重文義既

不殊則詩經單文而傳箋重文亦無足怪矣况作詩者

本多形容之詞詩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又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故凡一字

不足以形容者必重言以形容之如關雎云關關雎雎如葛覃云維葉萋萋其

類甚多不可枚舉因而毛鄭之釋詩於詩中本止一字者亦往

往重言以申明之蓋重言謂之訓訓字本有形容之義

詩關雎疏云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釋訓道形容也邵氏爾雅釋訓正義云古者重語皆為形容之詞

俾諷誦者擬諸形容得古人順敘之義故自爲一篇故詩人單言之而傳箋重言

之者與釋詁釋言單言之而釋訓重言之者其例正同

郭氏釋訓注云悠悠偈偈丕丕簡簡存存懋懋庸庸綽綽盡重語邵氏正義云諸訓已見釋詁釋言而古人有

重言者故舉以例其餘其未舉者可以類推然則毛鄭之釋詩固爲深得詩

人之意而臧氏錢氏之釋傳箋亦可謂深得毛鄭之意

矣惟臧氏引秦風黃鳥云惴惴其慄傳云慄慄懼也此則未免有誤案傳中慄慄二字岳本作惴惴正義述

傳語亦作惴惴今本謬作慄慄耳又案前漢之王吉實治韓詩見漢書儒林傳

其本傳云吉上疏諫曰詩云匪風發兮匪車偈兮說曰

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此條臧氏所引

其所謂說者即韓詩之說夫經文但云發兮而說曰發

發經文但云揭兮而說曰揭揭與毛傳所云發發飄風

揭揭疾驅之語彼此相同是經文本一字而注家重言

以申明之者韓詩亦有此例不獨毛鄭為然矣樂記載

子夏之言曰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

雝和也此條臧氏所引詩但言肅而子夏釋之則曰肅肅詩但

言雝而子夏釋之則曰雝雝是以重言釋一字者自子

夏已然不自漢儒始矣淺人不知此例乃據注中之重

文而改經中之單文為重文何其誣妄之甚耶臧氏歷引毛傳

以證經重文而傳一字之例其識甚卓然其解衛風碩

人其頌云玉篇頁部引作頌人頌頌據鄭箋知詩頌字
木重文六朝時猶未誤此則未免千慮一失十三經校
勘記駁之云玉篇依箋疊字耳非六朝時經有作頌人

頤頤之本也釋文十三經校勘記云考經文一字傳箋其頤其機反可證

疊字者多矣明星有爛箋云明星尙爛爛然等是也經籍纂詁凡例云邶風谷風有洸有潰毛傳云洸洸武也潰潰怒也周頌肅雝和鳴樂記云肅肅敬也雍雍和也皆長言申明之義茲並纂入其說與臧氏錢氏之說正相符合後之讀詩者亦可以知所折衷矣

張薜園毛詩鄭讀考序

公羊定元年傳云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何注以為習其經而讀之據此則周秦以前學經者必先習其讀漢人所謂正讀受讀者

漢書藝文志云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後漢書列女

曹世叔妻傳云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從昭受讀其說實昉於斯故舊注之中或言讀如讀若或言讀爲讀曰或言當作當爲其條目之分亦由此而起後世作義疏者於舊讀率一槩視之不復加以辨析俗說滋而古義晦矣段氏懋堂得戴氏東原小學之傳欲取漢儒所注詩禮羣經以及國語史漢淮南呂覽等書凡言讀如讀爲當爲者述漢讀考先成周禮六卷而儀禮則僅成一篇然門徑旣開固足爲來者先路之導也寶應張君薛園績學孳經作毛詩鄭讀考創稿甫就遽歸道山其同門友孔君力堂爲錄清本謀付剞劂其師成君芙卿以示毓崧屬爲作序

毓崧與薛園同郡而未曾識面前此聞劉君叔俛稱道
其人心甚儀之今觀此書之體例全仿懋堂懋堂之書
所定三例皆出於心得而其生平持論無不推本於東
原朱文正公嘗稱許之謂二人竟如古之師弟子得孔
門漢代之家法信乎其爲近世所難能也在薛園素志
撝謙固未肯早以懋堂自許卽芙卿雅懷退讓斷不肯
遽以東原自居然師弟之間講學傳經用著述爲程課
舉凡流俗趨時速化之術無足以動其衷亦可謂不隨
風氣爲轉移而有志於步趨前哲者矣懋堂儀禮漢讀
考雖非完書然得胡氏墨莊推廣其意作儀禮古今文

疏義則其書不啻告成至於周易羣經及國語史漢諸子則尙未有裒輯之者力堂博習親師撰述宏富所作禮記鄭讀考已授梓人由是就懋堂所言者次第編纂與薛園此書相輔而行當亦芙卿所深望者也故連類及之以堅其志焉若夫薛園學行端醇此書援證精確則叔俛之序及芙卿力堂之文所言已備無庸復贅一詞矣

與劉叔俛書

叔俛二兄大人閣下接奉賜函承示欲撰毛詩釋例此乃有功古人之作至於經典中發明數事足徵讀書有

識欽佩實深猥蒙雅意拳拳殷勤下問敢卽其所知者
姑妄言之以就正焉足下謂秦風道阻且右右卽周字
引唐風生於道周韓詩周作右爲證此說最確攷有杕
之杜首章云生於道左次章云生於道右左與右語意
本屬相類毛傳云道左之陽人所宜休息也鄭箋云今
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寡也夫道左之陽旣宜休息
則道右之陽不宜休息可知道左之杜特生者人尙不
休息則道右之杜特生者人更不休息可知蓋晉武不
求賢以自輔君子不歸其涼薄之心日甚一日故次章
之言道右較首章之言道左者其意愈深也蒹葭篇首

章云道阻且長言其路之遠次章云道阻且躋言其路之難末章云道阻且右言其路之曲語意亦屬相類鄭箋云右者言其迂迴也雖不破字而所釋最得詩意蓋唐風之周字當作右毛傳云周曲也既與上章左字不相類秦風之右字當作周毛傳云右出其右也又與上章長字躋字不相類未免兩失之矣足下謂孟子引詩以御於家邦御當訓進而斥趙注訓享爲非此說亦是攷孟子上文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二及字皆有進意下文云故推恩足以保四海又云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二推字亦有進意故御字必訓爲

進始與文義相符若訓爲享則與舉斯心加諸彼句既不相涉而與天下可運於掌句尤不相應矣焦氏亦知當訓爲進而迴護趙注未免依違其間不知所謂進者固以一己之德推諸天下國家而非以天下國家之福享諸一己也若夫左傳遇水適火服注云北南行適火雖未明言適字何解然玩其語氣亦有訓敵之義則惠徵君之說固有所本矣詩白茅包之包與誘爲韻自當讀如浮音近人言古韻者皆謂包聲孚聲古本同部黃春谷先生則謂包與孚原係一字所著字說中言之最詳然則從包之字皆當讀如孚音可無疑矣至於足下

謂周書庸庸與雝雝同當訓爲敬則弟竊以爲不然康
誥庸庸祗祗威威連言某氏傳云用可用敬可敬刑可
刑王氏西莊尙書後案云宣十五年左傳周書所謂庸
庸祗祗者杜預訓爲用可用敬可敬亦與傳同若威威
以爲刑可刑則非也下文文王敬忌鄭云祗祗威威是
則威爲畏忌意當爲畏可畏解孫氏淵如尙書今古文
注疏云威與畏經典通用杜義本古書說則威威當爲
畏可畏也二說最爲允當蓋經傳中之疊字有上下同
義者如肅肅爲敬雝雝爲和是也有上下異義者如善
善爲好其善惡惡爲嫉其惡是也親其親者謂之親親

長其長者謂之長長賢其賢者謂之賢賢貴其貴者謂
謂之貴貴其例爲人所共知則用可用者謂之庸庸敬
可敬者謂之祇祇其義亦屬可通似未可斥爲迂曲况
古人引書雖閒有斷章取義而訓詁要不甚相遠若庸
字本雝之假借當訓爲敬而羊舌職獨以一已之意改
訓爲用恐東周時大國之名臣未必武斷至此也襄三
十一年傳云坊人以時填館宮室孔疏云使此泥屋之
人以時泥塗客館之宮室也乍讀之文義似有未安然
上文云繕完葺牆李涪刊誤云繕完葺三字於文爲繁
當是繕字葺牆以書之峻字雕牆爲比段氏懋堂駁之

云古三字重疊者時有安可以今人文法繩之下文無
觀臺榭豈非三字重疊耶據此說推之則館宮室三字
連文未始不可解也小雅大東篇終日七襄丁酉歲學
使祁公觀風鎮江曾出此題丹徒友人某舉以見詢弟
荅之云說文襄字下曰漢令解衣而耕謂之襄解衣者
有除去之義引而申之凡物之除去者皆謂之襄爾雅
釋言訓襄爲除是也除乎此者必復乎彼又引而申之
凡物之反復者亦謂之襄毛傳訓襄爲反者從引申之
義也說文解驥字云馬之低昂也驥字從襄字得聲古
人多假襄爲驥故襄亦有駕馬之義鄭風大叔于田云

兩服上襄鄭箋云上駕者言爲眾馬之最良也爾雅釋
言云襄駕也郭注引堯典懷山襄陵爲證鄭箋訓襄爲
駕者從假借之義也二家之解皆本諸古訓未可偏非
但如毛說訓襄爲反則終日之閒星辰七去七反恐不
若是之速孔疏申之云終日歷七辰至夜而迴反理雖
可通然經文本無辰字未免添設不若鄭說之爲得也
此一時率意之言未可據爲定論望足下察之

通義堂文集卷一